

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作者：程代展

前言

2017年春天，正当北京的学潮激烈的时候，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坠楼身亡，身后出现一份所谓《最后的抗争》的遗书。两天后，两位外地学生发生一起车祸，一死一伤。这两起命案对学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安部刑侦处长刘骥受命负责侦破这两起命案。他经过艰难的努力，利用高科技揭穿了行凶者的伪装；与境外势力的代理人作殊死的搏斗；并且，利用抽丝剥茧的深入调查和严谨可靠的逻辑推理，终于发现了事实真相；同时，也揭露了海外敌对组织的一个大阴谋。

事实教育了学生们，使他们的诉求趋于理性。而当局也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学生们互动，并开启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新局面。

作者力图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揭示一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的理想、命运和追求。

中断的假期

一、夏威夷海滩

二零一七年三月四日，星期六，傍晚时分，刚刚泡过海水澡的刘骥和他的新婚妻子王一茹，身着泳装，躺在遮阳伞下的两张躺椅上。这是位于夏威夷群岛中Maui岛上的一个别墅的阳台。别墅是一栋木结构的房子，就建在沙滩上。别墅的结构与中国南方江边或湖边的房子类似，整栋房子由几根柱子支离地面，房子半悬于空中。这样，即使涨潮，地板也会在水面之上。别墅不大，总共两室一厅，加个厨房。阳台对着大海，与海边只有十来米距离。这种别墅也称度假房，一般中产阶级都买得起。房主一年来这儿呆一段时间，少则三、五天，多则个把月。其余的时间就交给专们的代理商处理。代理商将房子出租，并负责房屋维护。这种房子租金很便宜，可直接在网上预定。决定了到夏威夷度假月后，刘骥就在网上定了这套房子。租金每天\$200，比旁边 Hyatt Regency Resort 旅馆一间房的租金还少\$80。

刘骥今年32岁，年纪不大，却已是国家安全部特侦处上校处长。他一米八的个子，身着一小三角泳裤，浑身上下，标称健美，就像那尊美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大卫》。由于受过特殊训练，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种包含着隐约可见的力量与信心的阳刚之美。刘骥喝着一罐百乐啤酒，眺望着远方。眼前是一片洁净的沙滩，向两边无限的延伸着。沙滩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几处遮阳伞，躺椅，或者是一方床单地毯。沙滩边上是散落着的度假别墅，被草坪和一排排的椰子树、棕榈树、或别的什么热带阔叶树隔开。前方是无垠的大海，不远处浮沉着一、二小岛。海岸边有几个上下击水的泳者的身形。几只海鸥掠过水面，向远处飞去又折返回。这里远不像北戴河或海南的沙滩，没有喧嚣的人群，没有人工雕琢的景观。一种难以言喻的静谧、安宁和大自然纯朴的美。

刘骥呷着啤酒，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王一茹聊着天。望着眼前娇憨羞涩的妻子，她那姣好的身材、白皙的皮肤、甜美的笑涡和望着他的那两汪清泉似的眼窝，他的心中涌出一种男子汉的自豪和满足。她称不上是

什么闭花羞月、沉鱼落雁的美人坯子，但面目清秀，身材均称，特别是举止大方，谈吐聪敏，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派。

邻居Peter先生沿沙滩走了过来，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刘骥邀他上来一起喝杯啤酒。他笑着说：“不，我不想爬楼梯。你要不在乎，就给我一罐啤酒。”刘骥笑了，小心地将一个易拉罐啤酒抛给了他。Peter接到啤酒，向他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就走开了。

刘骥刚到的那天就在沙滩上碰上了Peter。他说他在日本北海道株式会社工作，这次回来度假，是昨天刚到的。刘骥称自己是建工部的一位软件工程师。那天晚上，Peter和他太太邀请刘骥夫妇吃烧烤，就在沙滩上支上一个烤灶，烤牛肉和鸡腿。他们一边喝啤酒，吃烤肉和水果沙拉，一边聊天。天上是月朗星稀，身边是海风轻拂，耳际还有海浪拍岸的美妙乐声……宁谧、和谐，真有人间仙境之感。

海岛的天气说变就变，一层层乌云突然从天边压过来，太阳的光线被急速地挤出中天，天蓦地阴沉了起来。海风卷起阵阵海浪，前仆后继地向岸边冲来，海鸥迎着雷鸣电闪，奋不顾身地冲折着，仿佛在故意撩拨着云天雾水……。眼看一阵暴风雨就要降临，沙滩上的游人开始收伞披衣、匆匆撤退。

正带着几分好奇，观察着这瞬息万变的大海，刘骥的手机突然响了。手机里传来国安部部长助理马一鸣的男低音：“刘处长，现有紧急任务，要求你立即回国。已经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国际刑警组织的专机将于一小时后到达Maui机场，请你按时登机，回京后立即到部里报到。这是一级警讯命令。”刘骥大吃一惊，他在国安部工作五年，只接到过一次三级警讯命令。一级警讯命令十分罕见，它只适用于事关国家安全大局的特别紧急案件，他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边向王一茹作着简单解释，一边动手以军人的标准动作立即收拾行李，急奔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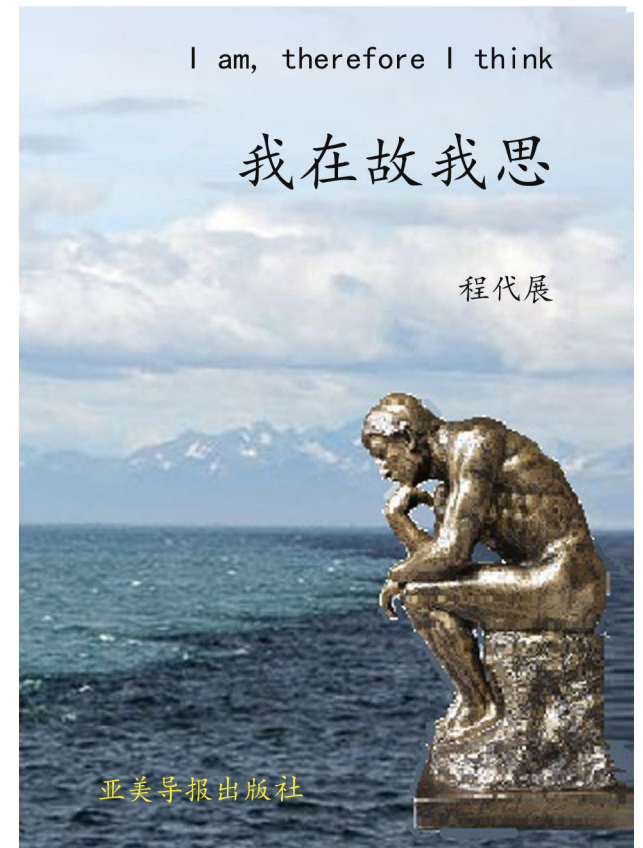
二、刑侦处长

刘骥和王一茹周围的亲朋好友，无一不以为他们是天公撮成的一对绝配。他们两家或许可以算作世交。刘骥的母亲叫凌智，是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王

I am, therefore I think

我在故我思

程代展



亚美导报出版社

该小说节选自程代展所著《我在故我思》的第五章。

王一茹的父亲叫王悟，是中科院数学院的研究员。王一茹的母亲叫叶秋，是中央乐团拉小提琴的。他们三个人曾经是留学美国的同学，凌智和王悟都是在华盛顿大学得的博士学位，叶秋则是音乐学院的硕士。

刘骥总觉得他母亲对人冷漠，许多人也说她孤傲，但她却对王叔叔特别友善。他曾经无意间发现过母亲珍藏的一张她和王叔叔在美国的合影，照片中她紧紧地依偎在他身边，这显然超过了一般朋友的关系。一次，他曾大着胆问他母亲：“妈，当年留学时你怎么没嫁给王叔叔？”他母亲脸一红，佯装生气地说：“小孩子家，乱说什么？”

刘骥已经许多年没有见到他的父亲了，当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婚了。他只记得，他们家——其实就是他和他母亲——和王叔叔一家，就像一家人似的过日子。而他和比他小一岁的一茹，也是从小耳鬓厮磨、青梅竹马、吵吵闹闹、哭哭笑笑地一起长大的。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